

宋词举

陈匪石
编著



金陵

私







宋词举

陈匪石 编著



金陵書畫社



宋 词 举

陈匪石 编著

金陵书画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5.5 插页 2 字数 98,000

1983 年 11 月第 1 版 198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6,500 册

书号：10100·710 定价：0.65 元

责任编辑 陆国斌

出版说明

陈匪石（1884—1959），名世宜，以字行，号小树，又号倦鹤，江苏南京（清时为江宁府）人。早年曾入南社，参预辛亥革命，后赴南洋为新闻记者。归国后，仍从业于新闻界，并在各大学兼授中国文学。后专门从事教学，先后在中央大学等校任教授。解放后，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通信编纂，一九五九年病逝于上海。

陈匪石先生是近代著名词人、词学家，在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词学方面有相当深的造诣。早年曾先后从学于张仲炘、朱孝臧等，后入如社、春音社等词学团体，与近现代许多著名词学家交游酬唱，切磋研讨。著作有《宋词举》二卷、《声执》二卷、《旧时月色斋诗》一卷、《倦鹤近体乐府》六卷等。

《宋词举》为两宋名家词选本，始作于一九二七年作者在北京教授词学期间。由南宋逆溯北宋，共选十二名家词五十三首。每家之前，载有小传及历代评语。每首词之后，先校异文，次校律，再次疏作法。选词和论词皆体现出作者独到的词学见解，备受学术

界推崇。徐珂曾评此书曰：“考据 详明，评鹭精当，解释清晰（几于逐句皆解），为自来 选本所未有，初学诵之，岂惟易于入门，升堂入室，抑亦 较 其 它 选本为易。曾学词者读之，亦可以救其歧趋之失。”汪辟疆认为此书“举一反三，足开神智，由近溯远，借识阶梯”。解放前，不少大学以此书为宋词教材。此书今已不易觅得，为满足专业人员和 中国古典文学爱好者的需要，我们据一九四七年排印本为底本特予重印。《声执》作于一九四九年，上卷专论词律及作法，下卷评介词学要籍，创见颇多。作者生前未及刊印，病故后由其女陈芸同志编入油印本《陈匪石先生遗稿》中，我们特附刊于书末，以 飨广大读者。

本书标点工作由钟振振同志担任，凡明显笔误、排误，径行改正。原书中个别疏漏失考处，因作者已故而无从商兑，不便擅改，姑仍其旧。整理出版工作中，错误在所难免，敬祈读者批评指正。

凡 例

一、鄙意学词当先南宋，后北宋，而终以五代与唐。近人讲历史有用逆溯者，兹仿其例，起张炎，迄晏几道，依时代编次，后者居前，前者居后，庶乎由博反约，沿委求原。

二、所选各家，少者二首，多者八首，取发凡起例之意。学者知其家数，斯可读其全集；即读前人选本，亦易明其取舍之旨。谊本隅反，故以“举”名。

三、选录十二家之故，仿《提要》例，于卷端稍有说明，并示宋词之径路。至昔贤总评，不论旨趣如何，悉罗列以资参考。

四、本书编述，期导学者以先路，故每首附以解说，详述其作法家数与夫命意用笔之方、造境行气之概、运典铸词之略，庶一经拈述即知其然，并知其所以然。至所引昔贤之论，或有引申，或有诤议，各举其名，不敢掠美。

五、每家之前，载其爵里及版本源流，并昔贤评语。每首之后，先校记，次考律，继以论词。期每举一家即具其原委，每举一词即具其要领。惟笺注之作，自惭谫陋，谨从盖阙。

叙

词之为物，“深者入黄泉，高者出苍天，大者含元气，细者入无间”。虽应手之妙，难以辞逮；而先民有作，轨迹可寻。若境，若气，若笔，若意，若辞，视诗与文，同一科条。惟隐而难见，微而难知，曲而难状。向之词人，或惩夫雨粟鬼哭而不肯泄其秘，或鄙夫寻章摘句而不屑笔之书。否则驰恍忽之辞，若玄妙而莫测；摭肤浅之说，每浑沦而无纪。学者扞籥叩槃，莫窥奥窔，知句而不知遍，知遍而不知篇，不独游词、鄙词、淫词为金应珪所讥也。至张玉田、沈义父、陆辅之及近代之周止庵、陈亦峰、谭复堂、冯蒿龢、况蕙风，论词之著，咸有伦脊矣，然始学之时，仍体会匪易。余曩者尝苦之，乃久而有得焉，久而有进焉。高曾之矩矱，固时闻于师友；康庄之途径，乏可览之图经。盖由能读而能解，而能作，而知所抉择，冥行擿埴，不知其几由旬矣。比年以来，贻序之中强以讲授，而晷日限之，收千里于尺幅，吐滂沛乎寸心，既不易为；蹊径任其塞茅，寸阴掷诸虚牝，又非所忍。然余平日读词，偶得善本，校理异文，有读宋元词之记；心所向往，取则伐柯，有宋十二家词之选；师刘《略》、阮《录》之例，仿经义小学之考，又拟辑《唐五代

宋元词略》；万氏《词律》经王敬之、戈顺卿、丁杏舫之攻错，杜小舫之校勘，徐诚庵之拾遗，而一二疏漏，尚堪据拾，偶有所获，亦时缀记简端。卒业未遑，徐俟研讨，乃先就所选之宋十二家各举数首，附著其所校理者、辑录者，并申咫尺，以与诸生讲习，命之曰《宋词举》。一隅虽隘，或能反三；滥觞虽微，终于汇海。盖欲学者触类旁通，由是而能读，能解，驯致于能作，悉衷大雅，毋入歧途。过而存之，此物此志，非敢窃比张、周也。若核其取舍而訾所未当，因其说解而嗤为短书，余诚愿拜受嘉赐。

中华民国十有六年五月 江宁陈世宜

丁卯写定，徐仲可见之，怂恿问世，余谢未遑，委之敝篋十余年矣。避寇巴山，与乔大壮窟室相逢，辄共商讨，爰理而董之。云炮隆隆，若弗闻也。校记、考律而外，论玉田、碧山作法者增订尤多，岂两家心事今日体会倍切乎？中华民国三十年十月再记。

目 次

卷上 南宋六家

张 炎	三	首	2
王沂孙	四	首	10
吴文英	五	首	19
姜 夔	八	首	31
史达祖	三	首	47
辛弃疾	四	首	54

卷下 北宋六家

周邦彦	八	首	64
秦 观	三	首	85
苏 轼	二	首	92
贺 铸	四	首	98
柳 永	四	首	107
晏几道	五	首	116

附：声执

卷上	125
卷下	151

后记	唐圭璋 169
----	---------

卷上 南宋六家

选南宋词者，戈顺卿取史、姜、吴、周、王、张六家，周稚圭取姜、史、吴、王、蒋、张六家，周止庵则以辛、王、吴为领袖。夫张炎之妥溜；王沂孙之沉郁；吴文英极沉博绝丽之观，擅潜气内转之妙；姜夔野云孤飞，语淡意远；辛弃疾气魄雄大，意味深厚：皆于南宋自树一帜，流风所被，与之化者各若干人。然蒋捷身世之感同于王、张，雕琢之工导源吴氏，周密附庸于吴，尤为世所同认，姑舍周、蒋而录张、王、吴、姜、辛，意实在此。至此五家者，相因相成，往往可见，然各有千古，不能相掩也。史达祖步趋清真，几于笑颦悉合，虽非戛戛独造，而南渡以降，专为此种格调者实无其匹，故效戈、周之选，不敢过而废之。初学为词者，先于张、王求雅正之音、意内言外之旨，然后以吴炼其气意，以姜拓其胸襟，以辛健其笔力，而旁参之史，藉探清真之门径，即可望北宋之堂室：犹是周止庵教人之法也。

张 炎

炎字叔夏，号玉田，又号乐笑翁，西秦人，张俊六世孙，久寓临安。从王父铉、父枢，均工词，枢尤精于律。炎承家学，又生当宋末，入元曾游燕蓟，后归杭州，徜徉吴越间，盛衰兴亡之感，一寓之于词。著《词源》二卷，论作词之法，曰雅正，曰清空，曰妥溜。陆辅之作《词旨》，即传其说。词集名《山中白云》，不见明以前著录。元陶南村有钞本，清初钱庸亭得之，朱彝尊厘为八卷（《词综》称《玉田词》三卷，或其原本），龚翔麟始付刊，曹炳曾重刻，许增再刊入《榆园丛书》；江昱有疏证本，《彊村丛书》刻之；四印斋刻有旧钞不全本；又有范锴刻本。

郑思肖曰：玉田一片空狂怀抱，飘飘征情，节节弄拍。

仇远曰：《山中白云词》意度超玄，律吕妥洽，当可与白石老仙相鼓吹。

舒岳祥曰：张玉田词，有周清真雅丽之思。

赵昱曰：玉田生词清空秀逸，远出宋季诸名家上。

戈载曰：玉田以空灵为主，但学其空灵而笔不能深，则其意浅，非入于滑即入于粗。玉田以婉丽为宗，但学其婉丽而句不炼精，则其音卑，非近于弱即近于靡。

周济曰：玉田才不高，专恃磨砢雕琢，处处妥当，宅句安章，偶出风致。

陈廷焯曰：玉田词如并剪哀梨，爽豁心目。惟精警处多，沉厚处少，自是雅音，尚非白石之匹。高者有白石意趣。又

曰：玉田工于造句，多感时之语，沉郁不如碧山，而颇能超逸。

王鹏运曰：吊古伤今，长歌当哭，《山中白云词》直与白石老仙方驾。

高 阳 台

西湖春感 一百字

接叶巢莺，平波卷絮，断桥斜日归船。韵能几番游？看花又是明年。协东风且伴蔷薇住，到蔷薇、春已堪怜。协更凄然，万绿西泠，一抹荒烟。协当年燕子知何处？但苔深韦曲，草暗斜川。协见说新愁，如今也到鸥边。协无心再续笙歌梦，掩重门、浅醉闲眠。协莫开帘，怕见飞花，怕听啼鹃。协

【校记】龚刻夹注：“接叶巢莺”一作“暗柳藏莺”，“平波”一作“明波”，“更”一作“最”，“知”一作“归”，“续”一作“结”。

王刻“荒烟”作“寒烟”，《宋四家词选》同。

【考律】此调北宋无考，始见于《阳春白雪》第三卷僧皎如之作。吴文英以后，渐多作者。《草堂诗余》与《庆春泽》分出，为图谱者仍之，《历代诗余》亦仍之。然句法、平仄均同，原系一调，万树之说极谛也。但另有九十九字体，过变六字句，且协韵，吴文英“芳洲酒社词场”、“寿阳空理愁鸾”（杜文澜说

朱刻张氏钞本《梦窗词》正作此)可为明证。即僧皎如之“东郊十里香尘”，有无“软”字者(《词律》录旧谱)，亦与之合。而王沂孙“篝熏鹄锦熊毡。一任粉融脂浣，犹怯痴寒”，依王鹏运校《花外集》，无“一”字。蒋捷“芳尘满目总悠悠”，依《彊村丛书》刊元钞《竹山词》，无“总”字。尤见一百字外，仅有过变六字、协韵之一体。而两两相比，只增一字者少一韵，其他平仄全符，当属缠声之关系矣。起两句应对，“到蔷薇、春已堪怜”应上三下四，自是定格。并除过变三句外，前后句法、平仄悉同。其须注意者，“但”是领句之字，不可作二、三诗句。若“苔深韦曲”八字，则与前后两结同为可对可不对矣。至“更凄然”、“莫开帘”，《天籁轩词谱》谓系协韵，杜文澜亦云然，证之各家及玉田另一首，皆无协者，只能认“然”字为撞韵。天籁轩又谓“当年”系句中韵，说亦孤证。

【论词】起两句，陆辅之列入“奇对”，以体物与琢句之工，玉田本色也。合全篇观之，从春暮景物说起，为归船所见者。承以第三句，“断桥”点出西湖，“归船”拍到自身，“斜日”是船归时候。下即突起紧接“能几番游”两句，盛时不再，无限低徊，语意极悲，笔力绝大，谭献以“运掉虚浑”称之，其笃论矣。第六句一开，第七句一合：未到明年，尚有蔷薇可看，似东风伴之且住；然春到蔷薇，已成婪尾，转觉堪怜。“更”字进一层，“万绿西泠，一抹荒烟”，绝无春气，故曰“凄然”也。前遍题面已足，后遍再由“能几番游”之感引申言之。第一句曰“当年燕子知何处”，近与“万绿”“荒烟”之地，远与“能几番游”之时，岭断云连，作提空之笔，即玉田所谓“过变不可断了曲意”者，故谭献标出“章法”二字。“但”字一转，笔又一落。“韦曲”、“斜川”，贵游旧地；“苔深”、“草暗”，春末夏初；意从麦秀、黍离化出。鸥燕对照，燕子不知何往，新愁竟到鸥边。曰“见

说”，曰“也到”，然疑不定，啼笑皆非。愁至于此，笙歌之梦不能续矣，只有掩门闲眠矣，且帘不忍开，飞花啼鹃不忍见闻矣：加倍写“新愁”，一步紧一步，一层深一层。陆辅之以“见说”二句、“莫开帘”三句为警句，实则“见说新愁”引入本旨，以后无一字非急泪也。陈廷焯曰：“凄凉幽怨，郁之至，厚之至。”盖以玉田此词参诸当日处境，“蔷薇”、“笙歌梦”、“飞花”、“啼鹃”，似皆有所喻。“见说”二句，与《题〈渔隐图〉》之《如梦令》末句“见说桃源无路”，同一语意。“无心再续”，又似有不得不灰心、不得不袖手者在，洵志而晦矣。若不论身世，但论春暮之悲，亦如颜鲁公书，力透纸背，于此可悟深入浅出之诀。

解 连 环

孤 雁 一百六字

楚江空晚。韵 怅离群万里，恍然惊散。协 自顾影、欲下寒塘，正沙净草枯，水平天远。协 写不成书，只寄得、相思一点。协 料因循误了，残毡拥雪，故人心眼。协 谁怜旅愁荏苒？协 漫长门夜悄，锦箏弹怨。协 想伴侣、犹宿芦花，也曾念春前，去程应转。协 暮雨相呼，怕蓦地、玉关重见。协 未羞他、双燕归来，画帘半卷。协

【校记】龚刻夹注：“寒塘”作“寒江”，“沙净”作“沙静”，